

◎乡村纪事

彦生大爷

□杨新伟

我本家的一个大爷叫彦生，因为没有成家，无儿无女，靠养羊为生，平日逍遥自在，没有牵挂。他虽然已过世多年，但人们还是时不时地想起他。

从我记事起，就见他每天到地里放羊，无论是严寒酷暑，还是“三夏”大忙，不管别人忙闲，他都一如既往地放羊。在他身上，看不到农民麦收的繁忙，冬日的闲适，让人感到很特别。彦生大爷有一亩多地，让他侄子种了，每年给他一些粮食。另外，他是村里的五保户，每年政府给他一些钱款和粮食，他还喂了几只羊，靠剪羊毛每年赚些钱，孤单一人，没有其他负担，生活过得还不错。彦生大爷还时不时到集上喝一碗美味的胡辣汤或豆腐脑，买点油条，让人羡慕不已。记得当时有部电影叫《快乐的单身汉》，彦生大爷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？

彦生大爷在村里最出名的是他的“俱乐部”。彦生大爷自己住在北屋里面，房间倒也宽敞，到了晚上，全村的男人都爱到他那里玩，当时没有文化广场，电视又少，再说去别人家，妻儿老小也不方便，彦生大爷的北屋就成了人们的好去处。一到晚上七点，小屋里就已经人声鼎沸，水泄不通。有下象棋的，有打扑克的，有侃大山的，还有借着灯光看书的。那时如果找人，哪儿都不用去，到这里肯定找到。彦生大爷对来玩的人，从来是来者不拒，他积极地为大家创造条



件。比如，将灯泡换成一百瓦的，做了好多小板凳，暖水瓶里盛满了开水，让大家在明亮的小屋里玩个痛快。有人感到不解，问他：“这么多人打扰你的休息，又用你家的电，难道你不烦吗？”他“嘿嘿”一笑：“我一个人寂寞得很，这么多人陪我，我怎么会烦呢？”

在彦生大爷的小屋里，人们谈论庄稼收成，谈论国家大事，谈论历史事件，每当说到日本的侵略，大家都义愤填膺；每当说到生活在逐渐好转，大家都喜笑颜开。一般来说，春冬两季人最多，到了寒冬，北风呼啸，屋里有些冷，男人们就到外边找些树根，拿到屋里烤火，小屋里面人多火旺，热气腾腾，就像装了暖气一样。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，人们才逐渐散去。有时候，有些人说着说着困了，就在彦生大爷的床上睡着了，大爷也不喊，自己靠在床边睡上一夜。

◎都市闲情

栀子花开

□文菲

阳台上的那株栀子花，已有五六年之余，六月份花期最为旺盛，只要水肥跟上，整个夏天都会花开满盆。

那一年初春的一个下午，先生拿回来一株栀子花幼苗，我把它栽种到一个不错的花盆里，浇足水，放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，等待我希望的模样。

两三个月过去了，它却不死不活地存在着，没有我希望的模样出现，心些许失落。看看土湿润，也没有病虫害，这是怎么了？心里揣摩着给它换换地方。我随手把它挪到阳台中间，给它松松土，施点肥，浇足水，微风吹过，它的身子摆动了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家人依然各忙各的，对它的关注很少，只是，不定谁想起来时，粗鲁地给它浇一番水。直到初夏的一天傍晚，闲暇下来，猛然想起我的花花草草，忙拿起水壶，推开了阳台的门，觉得眼前一亮，看到栀子焕然一新，叶子变成了墨绿色，枝丫上发出了许多嫩绿的小叶片，我甚是欢喜。

原来栀子喜温暖、湿润、阳光充足、通风的良好环境。接受阳光风雨的洗礼和磨炼，便疯长起来。

第二年，栀子开花了，层层叠叠的花瓣，色如脂玉，香气浓郁，由于树形娇小，花苞不多，但开得很努力。每年的初夏，栀子花开时，坐在栀子花旁，静静地感受着它的洁白，嗅着它的馨香，在



晚风习习的月夜，思绪是轻盈的，心情是宁静的，诗意的溪流，把喧嚣隔离，享受着夏夜的清静与孤寂。在忙碌与疲惫的一天，在角色不停地转换后，把夜深人静的时刻归于已有，轻轻拂去心中的尘埃和叹息。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栀子花旁，是灵魂驻足的港湾，是一处别人不能触及的芬芳圣地，在这夜深人静的角落里，还原真实的自己，把心事说给它听。

有时候，整整一个晚上，我什么都不做，就披衣与花相依，时光在花香里静静地穿梭，抬头细数着星星，拥抱着月光，虽有些微凉，但也不愿离去，直到夜深，先生在窗口呼唤，我在沉醉中缓缓回屋。

五六年的栀子花，健康硕大，花苞层层叠叠，花期一波接一波，五六月份次第开放着。栀子花生命力很是顽强，

还有到了半夜，有些人感到饿，就用大爷的锅、油、盐，烧豆子或玉米吃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大爷从来没说过什么。随着经济发展，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，慢慢地，屋里的人就少了，到最后，只剩下几位老年人，玩的时间也比以前短了。但打工回来的人有时还到屋里聚一聚，谈谈打工的感受，彦生大爷的小屋确实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欢乐。

彦生大爷还有一项绝活儿——使脱臼的胳膊复位，这在当时的农村很受欢迎。当时的乡下，树多，小孩儿多，没有太多的游戏方式，家长又忙于农活儿，疏于看管，因此，很多小孩儿上树玩，一不留神，从树上摔下来，胳膊摔脱臼了，疼得“哇哇”大哭，等父母回来，就领着去找彦生大爷。彦生大爷让小孩儿坐好，自己抓住小孩儿的胳膊，叮嘱小孩儿要咬牙，别怕疼，一用力，小孩儿的胳膊就复位了。小孩儿的家长对大爷千恩万谢，大爷说：“没啥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以后让小孩儿小心些。”特别是到了冬季，天寒地冻，路上结冰，有些人不小心跌倒胳膊脱臼，就找大爷来看，那些天，大爷有时忙得连饭也吃不上，但他从来也没抱怨过，只是尽心为村民服务。当时农村医疗水平低，这门手艺确实解除很多人的痛苦。

前几天回乡，听到大家谈论彦生大爷，说他生前给大家带来的欢乐，解除的病痛，仿佛他还在我们身边。大爷是位普通人，但他乐于助人，惠泽乡里，为自己留下了永久的美名。

任风吹雨打，也还是坚强地活着，努力把最美的一面展现给世界，展现给自己。

栀子和海棠都爱生蚜虫，海棠花期已过，我还不大在意，而栀子不同，我总是为它不安。蚜虫蔓延很快，日夜吸食着栀子的汁液，加上杨柳絮的随处飘落，似一张张黏糊糊的网，把栀子花的枝叶花苞都牢牢控制，感觉到它呼吸困难，看到枝叶缩卷，花苞萎靡，心里很是着急。

由于生活的烦琐，一天天过去了，一直没有为它医治，一次又一次看到它，一次又一次的愧疚和担心，总是想这次栀子一定是完了。但是，栀子没有那样脆弱，蚜虫的围攻，杨柳絮的束缚，并没有让它屈服。六月，栀子花一朵接一朵地次第开放着，还是那般纯洁，那样浓郁，花期最旺盛的日子，满树洁白，站远处，分辨不出是真是假，唯独花香能证明它是真实的栀子花开。

开败了的栀子花，蜕变成了枯黄色，像一位年迈的母亲，傲立枝头，眺望远方的儿女，沧桑而优雅。我一朵一朵地摘下，捧在手心里，低头闻一闻，香味淡然，不舍得把它丢入风中，刻意把它们安放树下，花落归根，我的心也随之安然。

其实，栀子是有母性的，她坚强、纯洁、流芳、喜悦，好似对儿女永恒的爱和一生的守护。它的香，它的色，在我的灵魂深处，经年驻足，且根深蒂固。

◎往日情怀

“碾串儿”



□邢德安

麦稍黄了，籽粒饱满，田野里一片丰收景象。某日，妻子忽然说道“咱吃‘碾串儿’吧？”

我觉得她有点心血来潮，都什么年代了，现在居然提出来这个想法，真是没事儿吃饱撑的了。于是，便回道：“吃什么‘碾串儿’？”不忍饥不挨饿的，又不遭灾荒。”

“那倒不是，只是这么多年没吃过了，每年一到这个时候，便想起过去‘碾串儿’的情景，现在有点想吃了。”

那倒也是。妻子的话不禁勾起了我对过往岁月的回忆。

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多都不知道“碾串儿”为何物，因为，他们都成长在一个幸福的时代。所谓“碾串儿”，就是把刚发黄的麦穗割下来放在锅里炒焦，揉掉麦芒和麦糠，把干净的麦粒用小石磨磨下来。由于麦子只有六成成熟，又炒得皮焦里生，是磨不成面的，所以，便磨成了细细的长条状。之后，拿它来熬汤，或淡，或咸。那种小石磨基本上是家家都有的，因为过去生产力低下，又时常遭遇自然灾害，每每到了春末夏初青黄不接的时日，旧粮吃完而新粮尚未出来，农民们几乎家家户户都缺粮。所以，每逢收麦前夕的这一段时期，正是老百姓最难熬的时候，青黄不接，各种野菜和树头菜都已吃尽，无奈之下，人便想到了“碾串儿”这个法子。否则，庄稼人谁也不忍心把即将成熟的麦穗割掉。为了填饱肚子，农家妇女常常会把一些杂粮用水浸泡以后，用这种小磨磨成浆，和着野菜烧成粥来充饥。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在那个时代得到了真实的写照，这种可以一个人操作的小型石磨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

如今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但“碾串儿”作为饭食的一种却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。正如那些荠荠菜、灰灰菜、红薯秧、南瓜头一样，昔日为了填饱肚子才吃的东西，现在却成了餐桌上的稀有美味。俗话说：“饿了糠吃着甜，饱了肉吃着黏。”人们的生活由贫困到解决温饱，又由解决温饱到步入小康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“碾串儿”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有力佐证。

非虚构微故事
记录生活百态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
电话：13938039936